

在现场

# 一事精致 便能动人

□ 唐红宝

老有所乐

## 趣谈嵌名联

一副意境深邃且文字雅致的联句让人回味无穷。嵌名联，即在联句中嵌入人名或物名。创作一副嵌名联有三要素：一是熟悉对方个性与特长，二是符合对仗及平仄格律，三是饱蘸浓墨挥毫写就。

我酷爱诗词也喜欢琢磨嵌名联，既为自己写过，也为朋友拟写。常言道“秀才人情纸半张”，虽然嵌名联只是两张很薄的宣纸，却倾注着字斟句酌的一腔心血、承载着君子之交的深情厚谊。

我以前在杭州湾畔工作，朝眺大海日出，夜枕涛声入眠。在临海的家中，我专设一处书房，鉴于在下笔名“秋海”，所以，我请书法家陈身道先生为我书房题名“秋海书屋”，又请篆刻家张延安先生镌刻一方书斋印。按照传统的书斋配置，还需配上一副书房联，我自撰一联：“秋云旷野气，海水平凡心。”欲以此联勉励自己既要有浩然大气，又不失沉稳之风。我把这副竹刻的嵌名联悬挂于书房，斗室倒也平添些许诗情画意。

我有个名叫爱民的网友，小我12岁，为人诚恳处事稳当，言语举止幽默风趣。他爱好广泛，既工书法、擅国画，也喜植花遛鸟、喂鱼养虫。那年秋天，他送我一一只金铃子，还配上紫檀木虫盒，我很喜欢。为了答谢，我写了一副嵌名联赠他：“赏花鸟鱼虫但能万般垂爱，玩笔墨纸砚岂敢一日忘民。”可是，他却一声不吭地束之高阁，我以为他是看不上眼，欲问究竟，他淡然一笑：“若让别人看到不太好，人家会误以为我是什么大首长了。”

知名画家许艺城先生是我的绘画导师，他年轻时身患重症，导致其脊椎残疾，僵直身子无法弯腰屈背，但他性格开朗风趣，自诩“笔挺先生”。面对自强不息的老师，我冒昧地为他撰写一副嵌名联：“挺立人生笔下名贤皆入艺，笑观尘世案头佳丽亦倾城。”初拟此联后，我在电话里征求老师意见，许先生听后爽朗而笑：“好，这副对联写出了我的特点，我喜欢！请你用宣纸写好后寄给我！”

“大国工匠”呢。

年轻时学生意，我跟的是一位蒋师傅。他徒手用内卡（不是内径分厘卡）测量大口径镗孔之直径，可以精确到0.5丝（1丝=0.01毫米；一根头发的直径为0.05—0.08毫米，即5—8丝），几十年未出任何偏差。车间每次为数万吨巨轮之螺旋桨轴配轴承套，都必请他出马测量孔径。测量数据如果没有蒋师傅的签字，技术员甚至不肯出图纸。

东汉郑玄年轻时曾入太学攻读并精通天文历算及数学，后来往投古文大师马融处就学，却不被重视，“三年不得（与老师）相见，高足弟子传授而已。”一次，马融计算天文，算来算去，总是不对头，且“诸弟子莫能解”。有人推荐了郑玄。马融叫郑玄计算。郑玄用筹算法，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，“众咸骇服”。及至郑玄业成，辞师东归，马融感慨地发出“礼乐皆东”之叹。

一事精致，便能动人。



幽谷泉韵（中国画）刘邦彩作

在摊后的高凳上，眼睛朝来来去去的人群横来横去，发现熟人就眯眯笑。

冬瓜价格牌上附注了三个大字：“一刀准”。我就是因为看到这几个字，特意到他摊位买冬瓜。老郑解释，所谓“一刀准”就是，比如冬瓜每斤3元，若顾客要买3元或者4元等等，老郑可以一刀切出，上电子秤。如果切多了，超出顾客所要的分量，那超出的部分就赠送了，不必多付钱；如果切少了，只有2.9元或者3.9元等等，顾客实付即可。

我端详摊位出样的冬瓜们，均已去头，切面雪白，外表则互不相同，凹凸凸凸，各有个性形状，怎么能保证一刀准？计算是没用的，也无从计算。只能凭经验和眼光。我说买4元吧。老郑瞅瞅我，意思是您挑哪个瓜切？我随便点了第二层的一个家伙。老郑把它抱出，放到砧板上，默默打量几秒钟，拿起长长的快刀——有点像剑，“嘿”的一声，一块冬瓜已经落到砧板上。放到电子秤，居然正好显示4.00元！老郑得意地朝我笑笑：“我落刀，不会误差到5分钱。”

我大大地感叹。心想：这也是一种

颈椎肥大的痼疾，一时脑供血不足所致罢。造化戏人，“债”没还成又添新病，人算不如天算啊。有道是“学海无涯苦作舟”，泛舟书海之苦我倒不怕，但那一叶小扁舟倘若破了、漏了，必须得先补舟堵漏不是？还债计划看来又得遥遥无期了。

积财万贯，无过读书。后每年轻时没能抓紧时间多读书、读好书；暮年了，虽时得宽余，却又眼花颈酸不能久读书，人生总有遗憾事。要还书债，就得变更方法。经典著作必须细读、慢读；一般作品粗读、快读；无甚保留价值的书干脆清理出柜。读书姿势不妨多样，躺着、坐着、站着轮番读来，哪怕就翻几页也不错……时不我待，看来今生我的书债肯定还不清了。欠了别人的钞票，实在还不出时可以用其他资产抵押，可欠下自己的书债，这账如何算得清？我想了又想，觉得也不难，哪天我实在读不动了，就将书全部捐出。到那时，藏书既能尽其用，本人也无一债一身轻，也算两全其美了。

## 书债

□ 吴莉莉

欠债未还可是件伤脑筋的事。我欠着债，债务累累，一想起来就寝食难安。此为何债？就是几十年欠下的未读之书，乃陈年老债了，虽没有恶如黄世仁的债主相逼，却还是让我深感压力如山。

每立于自家书橱前，面对密密相挨的新书、旧书，愧意便陡然上升。家有的藏书，是因为爱书才陆续买下，本不为附庸风雅。集腋成裘，如今三个四门书橱已摆得满满，这些积攒的“资产”，自视贵比金银。买书为了读，我却不曾好好读过它们，想起来就汗颜。橱里的书有新有旧，常翻常看得卷边的、看了大半而没读完的、才翻几页就入库“睡觉”的……面对这些哑巴朋友，我岂能不惭愧？

袁枚有言：“书非借不能读也。”当年做学生时没钱买书，偶尔借到本好书，看起来如饥似渴，通宵达旦读下去的事也有过。退休后终于有了空闲，想潜心读点书，为自己也为不负那几书橱的书。但是往往事与愿违，读书计划常被琐事搅乱。时光稍纵即逝，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，枉自蹉跎了光阴。

去年因腰伤动弹不得，被逼卧床数月。腰伤脑未伤，倒有了个读书好机会。受伤的腿脚“下岗”了，健全的眼睛换“上岗”来，也算因祸得福，岂不有了还书债的好机会？这样盘算着，竟然也不觉腰伤磨人了。起先是认真地读了些书的，如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古诗源》、《绿山墙的安妮》等，小桌上还搁着红、蓝铅笔，边看还能边作些批注。躺着看书久了，脑袋常发晕。某天看着看着，忽觉一阵天旋地转，紧接着的感觉似站在高台跳水，头朝下脚朝上般地倒旋着直往下坠，如堕深井，四壁连抓手都没有……吓得我哇哇乱叫。幸亏本人还有点医学常识，一阵眩晕过后，明白了大概原因：看书姿势不正确，加上我原本就有

## “味忆”沪东状元楼

□ 费桂生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经过母亲好友牵线搭桥，遂认得现在依然相爱在侧、雅致不减的老来伴侣。

俗话说“欲娶妻，先取悦”。我思来想去，最见效和最实惠的“博悦”未来岳父父母的方法还是靠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十足劳动力。为获俩老人家欢心爱怜，我隔三差五地一有机会就去居住在“纺三”的未来岳丈家参加“青年团义务劳动”：脏活累活抢着做，打扫厨房卫生，拾掇陈旧杂物，修补家什物件……每遇准丈翁丈母颌首一笑夸说几句，心里甜滋滋的甭提多高兴了。

大杨浦西南角的平凉路与通北路十字路口这一带，清光绪年间建八梁砖

木结构里弄房屋后，始有“八埭头”之称——这是到时任“女友”娘家必经之路，无法绕道而行。附近有一家名为“沪东状元楼”的大众餐馆给我留下太多记忆，它见证着我如何尽心努力地完成人生第一步美好目标——步入婚姻殿堂。

我每次上门“觐见”女友父母，就上“沪东状元楼”吃个现如今叫“快餐”的餐食。那个时候年少资浅收入不高，又要攒钱“成家立业”，根本不可能像当下动辄下馆子吃大餐。每当走进桌净椅洁的“状元楼”，我是在“老三样”里打转，一是咸肉粉丝菠菜汤；二是猪油渣豆腐汤；三是蛋花粉丝榨菜汤，有时换个口味来个麻婆豆腐。每张餐桌上摆放着鲜辣粉、酱醋和辣伙等调味品，任君随意添加佐餐，加上一大碗米饭足够饱

腹剔牙。这样的“美味佳肴”，饱餐一顿不过1角5分，绝不超过2角。而令我难以忘怀的是，那时店家秉承并践行的“童叟无欺，货真价实”的诚信为本经营之道，哪怕一二角钱的小生意，不搞“歪点子”，不使“坏心眼”，绝不要弄“以次充好，掺假使杂”的小伎俩。那碗“老三样”，不仅量足味正，而且菠菜跟豆腐搭配真个“一清二白”；猪油渣与豆腐为伍，真个“香气盈鼻”；蛋花和榨菜相伴，真个“色泽金黄”；至于麻婆豆腐，真个“齿颊麻辣”。那个味道直至今日也难以忘怀。

及至与女友终成眷属，我通常都在逢年过节携妻儿看望岳父母，路过状元楼总会凝视一会儿。然而时过境迁，随着经济社会进入现代化大发展新时期，“八埭头”旧貌换新颜已成大势所趋。我目睹状元楼从鼎盛到消失，忆昔抚今，竟然忍不住湿润了眼睛。